

史实·记忆·事迹:中国科学家口述的定位与功能

王慧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中国科学家口述具有史实、记忆、事迹等相互联系定位与功能。作为史实的科学家口述是现当代科技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但口述过程及整理方式对历史还原度有所影响。而在口述史学“集体记忆”理论的视角下,科学家关于个体经历和历史进程的记忆是在社会框架中不断调整的。中国科学家口述呈现出的集体记忆,使得科技人物研究能够在提供细节的同时,更成为趋近历史的研究方法。此外,中国科学家口述还被挖掘为模范事迹,在沉淀为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实现着科学共同体乃至全社会的价值规范与身份认同。

关键词:口述史;中国科学家;史实;记忆;事迹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口述史是对科学实践进行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进路。国外较成规模和有影响的科学家口述项目,主要有美国以学科、名人、机构、阶段、事件等为主题的口述科学史^[1],以及大英图书馆“国家生活故事(National Life Stories)”项目下的“口述英国科学史(Oral history of British science)”。在历史学“记忆转向”的背景下,访问者将科学家口述置于“集体记忆”等口述史学理论的观照下,深化了对口述内容及研究问题的理解。^[2-5]在中国,经过多个项目的深耕,从业学者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科学家口述资料,并对科学家口述的信度、技巧等做了思考^[6-9];特别是已经指出:尽管多年来从事口述科技史的队伍不断扩大,但一方面是由于轻视口述史的专业性而未能充分挖掘到新史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过于信任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而完全以此来诠释历史,这两者都影响了中国口述科技史研究的深入开展。^[10]本文在中国科学家口述实践和口述史学、科学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首先讨论中国科学家口述兴起的优势与困难,进而对其定位和功能进行理论分析,以期对进一步理解和使用中国科学家口述有所贡献。

一、中国科学家口述的兴起

口述史的兴起有着多重因素,对此已有较为充

分的阐述,如口述自身生动鲜活的特质、弥补档案等传统史料的缺失等等。由于口述科学史的视角更为微观,也就使得研究者能够基于口述内容来探究科学家如何“从事”科学,并有助于祛除科学被认为是运用价值无涉的理性方法来探索真理的神话。^[2]如关于发现优先权这一科学社会学经典问题,默顿(Robert K. Merton)在1963年就指出:“在科学家的日记、信件、笔记本、科学论文和传记中,很容易找到许多涉及多重发现和优先权问题的事实”^{[11]529},时至今日,口述资料无疑也可对这一问题多少有所回应,甚至成为研究现当代科学史的“必要条件”^{[12]7}。如德查达里维安(Soraya de Chadarevian)之所以在研究英国分子生物学史时采用口述访谈的方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随着电话、计算机等技术的发展,科学史研究者过往依赖的科学家信件、手稿等类型的史料被逐渐取代;二是大量晚近的文本材料还在个人手中,或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开放;三是科研机构 and 科学家常常因为科研文档的冗杂而予以直接销毁。^{[13]13}

在中国语境下,口述科技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归因于科学家群体对国家特别是国家科技事业的责任感,他们愿意通过回顾个人成长经历和社会发展历程,从而为后人提供经验与教训。正如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师昌绪院士在自传中所说:“虽然每个人的经历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沧海一

收稿日期:2022-1-18

作者简介:王慧斌(1990—),山西襄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科技史。

粟,但是从不同的侧面却反映着我们的社会与科技发展历程。我们有责任将这些足迹记录下来,让后人‘以史为鉴’,发愤图强。”^{[14]511}国内较成规模的科学家口述,正是起步于《中国科技史料》(现《中国科技史杂志》)20世纪80年代起发表的一批知名科学家的口述科技史文章及由此发展出的“口述科技史”专栏,以及中科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1991年起刊行的内部资料《院史资料与研究》。^[6]

但是,对于普通研究者来说,科学家访谈并不易于开展,有时还会由于各种原因而搁置或中断。如在一位中科院院士的访谈中,让科学家不安的原因,一是认为研究成果源自团队的努力,自己只是带了个头;二是认为已有媒体陆续采访报道过,自己不喜欢多声张。而这位科学家的访谈者感到的困难主要有:受访者工作繁忙、有时身体不适,以及有些问题已多次被采访或是可能涉及隐私。^{[15]24-26,365}类似地,埃奇(David O. Edge)和马尔凯(Michael J. Mulkay)在进行射电天文学史研究而尝试对20位参与者进行访谈时,其中有两位拒绝,一位拒绝的理由是自认为贡献有限,另一位则表示自己要讲的内容都已公开发表。^{[16]2-3}这两个理由对于开展科学家访谈面临的困难具有代表性,即:

一是访谈目标会因不愿突出个人或自认为“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没做过什么重要的事情”^{[17]13}而婉拒访谈。现代口述史在发展早期,主要面向的就是精英人物,目的是通过他们的口述来填补档案材料的空白或弥补其不足。^{[18]103}通常认为的最早的科学家口述项目,是在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物理大家去世后,美国物理学会、美国哲学学会于1961年启动的量子物理学史口述项目(Sources for History of Quantum Physics)。尽管一般意义的口述史此后越来越趋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取向,但面向高度分层的科学共同体,口述科学史往往对精英有着更多的关注。^{[5]52-53, [8]}在这种精英主义的倾向下,再考虑到中国当代科技事业的集体攻关传统和科技人物宣传常见的渲染性,有的科学家对于接受访谈就较为慎重。

二是杰出科学家本就事务繁忙,且各方面的访谈约请不断,使其不愿花费时间接受更多访谈。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尝试对1963年在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进行访谈时,其中的6位以太忙为由拒绝;接受访谈的获奖人也会频繁提到,名目繁多的采访要求大量占用了他们的时间。^{[19]354}加之不少

中国科学家都工作和生活于“大院”之中、不易接近,科学家口述往往集中于官方或少数知名口述科技史研究者,经整理和出版的口述访谈录成为研究中国现当代科技史的重要参考。其中,樊洪业主编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至2018年收官共推出54种、收录400余位科技工作者的自述或访谈。2010年,中国科协联合11部委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正式启动,由张黎担任首席专家,旨在把反映中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程的口述、文献、实物、影像等重要资料保存下来,并为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研究、科技人物宣传提供原始资料素材,至2019年已入藏427位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资料^[20],其中部分口述通过该项目的出版物、展览、公众号等渠道得以公布。

二、作为史料的中国科学家口述

不难看出,无论是引用公开的口述访谈录进行历史研究,还是将口述资料用于智库研究和人物宣传,往往预设了口述内容的可靠性。就科学家口述来说,由于访谈对象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实事求是的科研习惯、个人履历需要在日常工作和各类访谈中频繁回顾等原因,因而常常能够提供较为详细的回忆。但由于个体认知的局限性、生理记忆自然衰退、口述时的内心倾向,以及来自访问者和整理者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口述史料的信度被尤为关注,针对这一问题的注意事项也被持续讨论着。^[9]

霍德森(Lillian Hoddeson)曾围绕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贝尔实验室、费米实验室等知名科研机构的发展历程进行过大量口述访谈,她认为自己“最不成功的访谈对象就是那些经常和公众打交道的人”。霍德森还借鉴了口述史学对于访谈对象“戴上面具的自己”和“心目中的自己”的区分^{[21]5},指出:受访者的故事重复得越多、“面具”就越牢,有时在紧戴“面具”的办公室进行访谈可能还不如在“面具”相对松弛的出租车上或是酒吧里。^{[4]190}马尔凯^{[22]26}、特拉维克(Sharon Traweck)^{[23]16-17}也分别基于自身的科学家访谈经历指出,资深科学家在接受访谈时有着更高的警惕心理。即便科学家“卸下”面具,口述内容仍存在无意识的扭曲,如默顿在讨论发现优先权问题时曾指出的“潜隐记忆”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可能确实是忘记了

“曾经读到或听到的什么东西”,从而将自己看似创造性的思想误以为是新的思想。^{[11]557-558}

从口述内容来看,由于中国现当代科学家的经历往往涉及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及身边同事,加之长期以来的政治敏感性和技术保密意识等的影响,其口述内容难免有所保留。如曹聪发现,访谈中国科学家时的敏感问题之一就是其被提名院士的过程及其对他人的提名。^{[24]211}除此之外,经历传统文化和集体主义双重熏陶的中国科学家有时更为强调前辈、领导、同事的贡献,这种“谦恭”的气质曾被默顿与他提出的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并列为科学的社会规范^{[11]409-410},在道德层面也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但对还原历史则有一定负面影响。

再从访谈的形式来看,与人类学口述不直接透露受访者身份、仅以民族志方式描述受访者特征不同,历史学研究使用的口述则致力于详实地展示资料来源。^{[25]26}即便使用化名,正如吉尔伯特(Nigel Gilbert)、马尔凯访谈生物化学家后指出的,由于重要科学家的口述内容很容易“对号入座”,将其完全匿名也几乎是不可能的。^{[26]20}与之同时,随着口述访谈的记录工具从纸笔、录音机发展到录音笔、摄像机、手机的广泛使用,尽管精英人物对录制设备更为适应^{[19]367},但也同样会对受访者形成心理暗示。因此,即便科学家以充分的耐心、超强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对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口述内容在用于学术研究时仍需其他方面的材料予以支持。

科学家口述经整理既可形成访谈录,又能进一步形成自述乃至自传,如“20世纪科学口述丛书”就分为口述自传、人物访谈录、自述、专题访谈录等多种体例。文字整理稿无疑为更多的研究者使用和查证口述内容提供了可能,但不同程度地遗漏了口述过程中的动作表情、语调语气(甚至是沉默^[27])、多次重复等信息,影响了口述史最为基本的“口述”性^{[28]46-47}和进一步从情感史角度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可能^[3]。

更为重要的是,与自述或自传体裁相比,口述史最大的特点就是访问者和受访者的双主体参与,实际上是访问者“有意识的历史采集工作”。^[29]在与访问者的一问一答中,受访者有时会被推动着思考某些问题,甚至访问者的观点和问题也会影响受访者的认知。^[30]如在对20世纪50年代留美归国学生的口述访谈中,访问者在努力完整还原历史过程

的同时,也坦诚对科学与政治、中西文化差异、女性科学家等特定问题有所偏好^{[31]引自7},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口述内容更多地涉及上述话题。再以《中国蘑菇红云的背后》为例,该书收录了新闻传播专业师生对11位科学家的访谈,对每位科学家的访谈整理都分为“口述”和“对话”两个部分:前者以科学家自述的形式讲述生平,后者则由访问者引导对其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32]两相对照,即可注意到访问者对口述的引导和选择作用。特别是针对特定人物、特定事件的回忆,受访者若非被提问可能并不会主动提及,而调整为自述的形式就可能使读者误认为是受访者特意讲述。

三、作为记忆的中国科学家口述

口述在被作为史料予以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同时,也被视为记忆加以审视。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受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和伯格森(Henri Bergson)影响而形成的“集体记忆”学说,与之相关的表述还有“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等。在哈布瓦赫看来,记忆是在社会框架中发生的,“过去”不是已发生事件的总和,而是基于“现在”的重新建构。^{[33]71}不难发现,中国科学家在口述时就常常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将“过去”与自我关于科技政策与管理、学风建设以及爱国主义、女性主义等现实话题的见解联系起来。受访者口述时常说的“现在看来”,其实就代表了“当下的经历对过往的感知和评价做出的修正”。^[30]

口述史主张“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有多位接受“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采集的科学家表示,“接受采集”的同时也是“自我采集”,通过系统地回顾成长过程,进一步加深了自我认识。^{[15]28}特别是在晚年进行人生回顾时,往往会“带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来回想、接受和评价过去的生活”^{[34]178}。如对于科学家口述常讲到的童年科学启蒙,“口述英国科学史”项目的研究者就指出:我们应该谨慎对待科学家讲述的童年故事,特别是自幼为成为科学家打下基础的过程,这些故事实际呈现出的是他们如何理解现在的自己。^[35]再如对于科学家口述必然涉及的科研过程,科学家会认为早先的过失和错误在科学上是不重要的,进而轻视乃至排斥对这些内容的回忆。^{[22]21}不仅如此,个体体会根

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重写”自己的“故事”，来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36]53, [37]7}，以至于有科学家在接受访谈多年后再看访谈录时，甚至会感觉“这怎么看来不像我说的话”^{[31]446-447}。

进一步地，公众史学更是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中国科学家的人生经历与国家危亡时的“科学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向科学进军”、改革开放时期“科学的春天”等时代背景密不可分。通过受访者的回忆，能够了解到的不仅是历史过程，还有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评价。^[38]如此，科学家口述中的“大写的历史”便也就站在了“现在”的立场之上。例如，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在对中国农村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实验运动的参与者进行访谈时就意识到，受访者的叙述明显受到了其对后续政策的情绪的影响。^{[39]19-20}

由于相近的人生经历和共同的成长环境，以及主流叙事对口述者和访问者的长期影响，中国科学家口述往往呈现出“同质性”。“同质性”有时会被质疑是对个体的研究不够深入，但正如哈布瓦赫所说：“我们应该摒弃这样的观念：过去本身保存在个体记忆里面，似乎有多少个体，就能从这些记忆中采集到多少个迥然不同的样品。”^{[33]289-290}事实上，“同质性”不仅是可能存在的，而且对于理解个体和他们作为中国科学家的“角色”都尤为重要。德国马普科学史所关于科学家“角色(*persona*)”的研究就认为，拉丁词 *persona* 有“面具”的含义，但并不是指掩饰真实自我或是为了获得历史真相而要摘除的“面具”，而恰是代表了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认同。^[40]由此，以科学家口述史为代表的科技人物研究，就不只是为“大写的历史”提供或真或假、或全面或片面的材料，而是由于探索了个体在特定社会框架中的认知、情感与价值判断^[41]，成为一种趋近历史的研究方法。

四、作为事迹的中国科学家口述

传统意义上，赞颂科学家的“记忆之场”主要采用雕像、墓穴、画像等形式，代表性的如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法国先贤祠^{[42]337-338}、德意志博物馆荣誉厅等文化场所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洪堡大学等高等学府。有赖于中国科学家口述的充分积累，在国家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口述被挖掘为模范事迹。在关于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中央文件中，要求“系统采集、妥善保存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深入挖掘所蕴含的学术思想、人生积累和精神财富”^{[43]14}，这当然也包括对科学家口述的挖掘。对科学家事迹的宣传弘扬与科学家纪念活动类似，具有强化科学共同体身份认同的作用^[44]，这不仅是对科学共同体遵循科学规范、服务国家需求的激励和动员，也是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和爱国奋斗精神的重要途径。

中国科学家口述不仅被用于新闻报道、传记文学、宣传片等传统宣传口径，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理念的更新，口述原始音视频还广泛出现在博物馆和展览、短视频等科学文化传播产品中。据调查，现有的中国科技人物博物馆多依托故居或办公旧址，存在展陈面积小的缺陷^[45]，而科学家口述音视频的引入则在无形中延伸了展线，同时提升了观众的沉浸感。线上科学文化传播产品对科学家口述音视频的使用，更是突破了精神弘扬与史料开放的时空限制。

将作为事迹的科学家口述用于宣传乃至学术研究面临的基础性质疑是，访谈从目的、设计、过程到整理使用是否因过于强调宣传价值，而轻视了口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此，有学者指出，对中国社会的记忆研究过去主要强调权力对记忆的塑造，而与这种权力观同样重要的是文化观的视角。^{[46]170-176}扬·艾斯曼(Jan Assmann)在哈布瓦赫的基础上区分了两种“集体记忆”：一是交往记忆，这种刚刚逝去的生平回忆是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二是文化记忆，基于事实的历史在这种“巩固根基式回忆”中拥有了价值规范和身份认同的力量，得以被转化为具有奠基意义的神话。^{[47]41-54}事实上，中国科学家的事迹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集体记忆。可以想见，在作为事迹的科学家口述由“交往记忆”沉淀为“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受访者的记忆和访谈者的期望在口述之前就已受到已有精神事迹的引导，而受此影响的科学家口述又进一步成为强化已有集体记忆和生成新的集体记忆的媒介。例如，1999年明确的“两弹一星”精神、2003年明确的载人航天精神、2019年明确的科学家精神，都明显影响到了之后的科学家口述内容，以及相应的科学家研究框架与宣传设计。

五、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科学家口述兼具史料、记忆、事迹等多重定位和功能,它们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对记忆、事迹定位的理解,有助于在历史研究中对口述资料进行更好的认知与评估。事实上,科学史界已经对科学家自传和传记中的主体性有了充分的批判性认识,而口述史记忆理论的引入将有助于将这种省思扩充到对口述资料的认识当中。^[48]与之同时,对作为记忆的科学家口述的把握,也有助于理解作为事迹的科学家口述的形成及其规范。反过来,事迹功能推动着更多中国科学家口述的开展与公开,这些口述有着成为史料和记忆研究材料的潜质。

除此之外,中国科学家口述尚有潜在的“话语”定位值得探讨。在史料定位的视角下,当科学家口述出现不同受访者的表述不一、或是同一受访者前后表述不一时,科技史研究者便倾向于进行“去伪存真”的工作。而马尔凯则是在科学家不断变化的话语中,选择“不再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转而考虑把科学家话语的变化和语境联系起来。^{[22]8,42}如此,科学家的话语就不再是历史研究的资源,而是马尔凯从社会学视角倡导的“话语分析”的主题和对象。^{[26]13-15}

本文主要围绕科学家本人的口述进行分析,而在相关研究与宣传中,对科学家亲属、同事的间接访谈也被广泛使用着。他们关于科学家的口述既构成了对科学家本人口述的印证,又与科学家的自我认知、他人对科学家的认知都有所差异。在声誉研究中,他们与科学家本人一样都被视为“声誉经营者”,会“基于自己的资源并运用各种方式来塑造或推广他们所希望出现的某种特定声誉”^[49]。以上特征,使得在研究中使用关于科学家的间接口述时,同样有必要从史料、记忆、事迹、话语等方面做进一步审视。

参考文献

- [1] 韦桥明, 颜祥林. 基于网络调查的美国科技口述历史采集项目浅析[J]. 档案学通讯, 2016(4): 50-55.
- [2] Weiner C. Oral History of Science: A Mushrooming Cloud? [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88, 75(2): 548-559.

- [3] Doel R E.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Science: A Forty-Year Review [J]. *History of Science*, 2003, 41(4): 349-378.
- [4] Hoddeson L. The Conflict of Memories and Documents: Dilemmas and Pragmatics of Oral History [C]//Doel R E, Söderqvist T. (eds.)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Writing Recent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2006: 187-200.
- [5] De Chadarevian S. Using Interviews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Söderqvist T. (ed.)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51-70.
- [6] 张黎. 口述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现状[C]//周新国, 主编. 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30-36.
- [7] 樊洪业. 关于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思考——在当代中国科学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9, 30(3): 269-276.
- [8] 王扬宗. “中国特色”与中国现当代科学口述史浅议[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1, 32(1): 61-64.
- [9] 熊卫民. 如何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J]. 社会科学论坛, 2016(10): 101-111.
- [10] 张黎. “采集工程”与中国现代科学口述史研究[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1, 32(2): 149-153.
- [11] [美] 默顿. 科学社会学: 理论与经验研究[M]. 鲁旭东, 林聚任,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2] Söderqvist T. Who Will Sort out the Hundred or More Paul Ehrlichs? Remark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Technoscience [C]//Söderqvist T. (ed.)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17.
- [13] De Chadarevian S. *Designs for Life: Molecular Biology after World War II*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4] 师昌绪. 在人生的道路上: 师昌绪自传[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15]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感悟科学人生: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心得[C].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 [16] Edge D O, Mulkay M J. *Astronomy Transformed: The Emergence of Radio Astronomy in Britain* [M]. New York: John Wiley, 1976.
- [17] 陈墨. 口述史研究: 多学科视角[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18] 杨祥银. 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19] [美] 朱克曼. 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M]. 周叶谦, 冯世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0] 追寻一个个足迹 树起一座座丰碑——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2009—2019大事记(上篇)[N]. 中国科学报, 2019-11-1(8).
- [21] [比] 梵西纳. 作为历史的口头传说[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0.
- [22] [英] 马尔凯. 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M]. 林聚任,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23] [美]特拉维克. 物理与人理: 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M]. 刘珺珺, 张大川, 等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3.
- [24] Cao C. *China's Scientific Elite*[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25] [美]贺萧. 记忆的性别: 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M]. 张赟,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26] Gilbert N, Mulkey M. *Opening Pandora's Box: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Scientists' Discours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7] Merchant P. 'He Didn't Go round the Conference Circuit Talking about It': Oral Histories of Joseph Farman and the Ozone Hole [C]//Mellor F, Webster S. (eds.) *The Silences of Science: Gaps and Pauses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2017: 31-47.
- [28] Portelli A.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in Oral History*[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 [29] 钱茂伟. 作为活人历史研究的口述史[J]. 浙江社会科学, 2019(10): 141-150.
- [30] 周海燕. 见证历史, 也建构历史: 口述史中的社会建构[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6): 108-113.
- [31] 侯祥麟, 罗沛霖, 师昌绪, 等口述.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M]. 王德禄, 杜开昔, 访问. 王德禄, 高颖, 程宏, 等整理.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
- [32] 宗道一, 主编. 中国蘑菇红云的背后[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 [33] [法]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34] [英]博纳特. 晚年的回忆: 激发个人和社会的变革[C]// [美]里奇, 编. 牛津口述史手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74-187.
- [35] Merchant P. Scientists' Childhoods[J]. *Oral History*, 2013, 41(1): 63-72.
- [36] Bruner J. The "Remembered" Self [C]//Neisser U, Fivush R. (eds.) *The Remembering Self Construction and Accuracy in the Self-narra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1-54.
- [37] [美]柯文. 历史三调: 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 杜继东,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38] 姚力. 再论国史研究与口述历史[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9, 30(3): 282-286.
- [39] Schmalzer S.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 [40] Daston L, Sibum H O. Introduction: Scientific Personae and Their Histories[J]. *Science in Context*, 2003, 16(1-2): 1-8.
- [41] 周海燕. 个体经验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 口述史研究的效度及其分析框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8(6): 119-127.
- [42] Ozouf M. The Pantheon: The Ecole Normale of the Dead [C]//Nora P, Kritzman L D. (eds.) *Realms of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 Volume III: Symbols*. Goldhammer A,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325-346.
- [43] 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44] Fara P. Isaac Newton Lived Here: Sites of Memory and Scientific Heritage[J].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00, 33(4): 407-426.
- [45] 谈睿佳, 王传超, 章梅芳. 新中国科技人物博物馆历史回顾、现状调研与对策探讨[J]. 科学教育与博物馆, 2021, 7(5): 429-437.
- [46] 刘亚秋. 口述、记忆与主体性: 社会学的人文转向[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47] [德]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48] Merchant P. What Oral Historians and Historians of Scienc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J].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19, 52(4): 673-688.
- [49] 钱力成. 作为记忆的声誉——美国声誉社会学作品概览及启示[J]. 中国图书评论, 2017(8): 62-66.

Facts, Memories, and Deeds: 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of Oral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tists

WANG Hui-bi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AS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Oral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tists has been regarded simultaneously as historical facts, memories and deeds. At first, scientists' oral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data source for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the situation and transcription would impact on the reduction of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memory", scientists' memories on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the wider context have been constantly adjusted to the social framework.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scientists could not supply historical details but also approach to the wider history. In addition, oral narratives of Chinese scientists have also been excavated as exemplary deeds. When transferring into cultural memory, their oral history strengthens value norms and identity among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Chinese as a whole.

Key words: oral history; Chinese scientists; historical facts; memories; deeds

(本文责任编辑:董春雨 赵月刚)